

青春的梦

冯亦代 郑之岱编译



青 春 的 梦

QINGCHUN DE MENG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封面设计：魏 杰

青 春 的 梦

冯亦代 郑之岱 编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1印张 2插图 208千字

1986年1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7,000册 定价1.70元

目 录

寄母家.....	安·佩蒂	1
遥远的歌声——我爱小狗.....	安·佩蒂	26
芭蕾少女像.....	安·佩蒂	44
黑人保姆.....	彼得·泰勒	78
门当户对.....	彼得·泰勒	101
青春的梦.....	威廉·萨罗扬	159
黑人白人.....	霍尔·班纳特	167
甜蜜的咒语.....	乔·茜·奥茨	187
生活的教育.....	辛茜娅·奥齐克	212
母女三代.....	克里丝蒂·修德	258
最后的礼节.....	艾拉·勒芙兰	276
老人过节.....	雷·拉特纳	310
多余的儿子.....	约翰·契弗	325
编译后记.....		344

寄母家

安·佩蒂

每逢梅的母亲必须上外地去找她丈夫的时候，她只得把梅托给寄母温达来照料。温达不是梅的真正寄母；只不过温达开了一家寄宿所，又和梅的母亲是亲密朋友。温达是位中年妇女，她把自己宽敞的房屋美其名为寄宿所，实际上是想找个伴儿同住，很少公开接待过房客。眼前只留了一位女伴住在家里，那也快满六年了。在这期间，梅早已经在她家住过两次了。她第一次收留梅时小姑娘才九岁，梅的父亲雷出门很长时间不回家，梅的母亲为了要找丈夫回来只得把女儿托给温达看管半个月。第二次是父母又闹别扭了，母亲学会了酗酒，要“休养”几天，于是又把女儿寄在温达家。现在是第三次了。

梅对第一次住在寄母家的情景印象最深。据说那次爸爸先是说要到西海岸的勒古那海滩去避暑，但是过了很久也不见他回家，妈妈只得独自出去找他。最后妈妈一个人回来了，梅又是高兴又是埋怨。

“你知道勒古那海滩在什么地方吗？”她妈妈说。“你以为你在学校里玩儿田径，来个三级跳远就能到那地方？宝贝，勒古那海滩远在天边，简直要横跨整个美国啦！”

这些，梅都不管，她最感兴趣的是寄母温达那唯一的房客，王女士。这位女士曾经送梅一个八角形的小盒子，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通草纸剪成的小玩艺儿，只要放一片在水上，它会立刻张开来象一朵真的花。王女士还有一只金鱼缸，她允许梅在她的鱼缸里泡通草纸花。因为玻璃缸里只有一条鱼而且是塑料做的，桔红色的小鱼用一只鱼钩挂在水中央，加上通草花，美丽无比。王女士卧室里的陈设几乎都是色彩鲜艳的，她从来不禁止梅在她屋里用手去抚摸每件东西。在她的门上贴了一张鸡心形的小卡片，上面刻着“王女士”三个字。

寄母温达做饭时，老爱跟梅在厨房里聊天。

“吃鸡蛋没用，热量不大，要是吃多了反而增加胆固醇，那就会害死你，”温达说。“要是吃酸菜也没有多大热量，倒是含有大量的碱，这对心脏很不利。青鱼又给汞污染了——叫人怎么办呢？谁能天天靠鸡过日子？你愈是懂得多，你就愈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了。”

温达从裤兜里掏出一根发卡来把前额上的乱发夹住。她把梅的午饭放在孩子的前面——一碗蕃茄汤和一块柠檬果酱馅饼。另外又放下一杯牛奶。

“他们还告诉我，过了一定的年龄喝牛奶也不合适——那么一个人就只能喝毒药了，”她说。“你可以在外国书报上读到，说是美国人的食谱中牛奶成份太少。我不明白。你自己决定吧，梅，你到底打算把牛奶怎么办？”

寄母温达坐在旁边的椅子上，点上一支香烟，把火柴梗扔在地板上。

“你的爸爸真行，挑了好季节来销声匿迹。天一热，男人们就发起疯来了。你知道你父亲在丹佛尔究竟干什么吗？小宝贝？”

梅只能耸耸肩，把蕃茄汤吹凉些。

“你哪会知道呀，对吗？”温达说。“我也问得太笨了。我不习惯在家里收留孩子。”她俯下身去拾火柴梗。她的胳膊特别肥胖，上半节长了很多小肿块。

“我十五岁就结婚了，”温达说。“你妈妈结婚的时候已经十八岁了——她比我晚结婚三年，多挑几年有什么用呢？一年四季跑遍全国，追你爸爸回家。我到二十一岁时第二次结婚，可惜他又死了，要不然就真美满了。”

温达走到电冰箱前取出一瓶柠檬汽水，拿在手里使劲摇。“多摇摇就可以摇散一些毒素，”她逗乐地说，一面又在汽水里掺了些墨西哥酒，倒在玻璃杯里，喝了满满一杯。

“你说我是不是说起来没完没了？其实我是在自言自语——不一定是说给你听的，就象一个老师似的，不管你听不听都说个没完。”

梅歪着脑袋摇摇头。

“是呀，你很懂礼貌。你是个好姑娘。不满二十一岁千万别结婚。你今年几岁？”

“十二岁，”梅说。

吃过午饭，梅走到屋前的阳台上，在一把白色的摇椅上坐了下来。她看了看手表——这是父亲送给她的礼物——两条时针成一条直线，大概是十二点半左右。再过四个半小时，她和温达又得吃饭了。温达总怕梅吃不饱，实际上她

总也不饿，她老觉得肚子里满满的吃不下东西。而温达却整天嘴里不停，不是吃香蕉就是吃夹心糖，她的衬衫口袋里老装着糖块。这件衬衫是她那位溺死的丈夫生前穿的。

关于寄母的第二个丈夫，梅住在这里几天之后才知道的。到了晚上，温达爱上梅的卧室来替她盖被子，实际上是在孩子的屋里绕圈子踱步，最后在床边上坐下，聊起天来。她讲的许多故事中就有她第二个丈夫富兰克的事。那年温达和富兰克到海边去度假，有一天晚上他们夫妇两人偷偷跑到一家私人的钓鱼台去玩。温达看到远处一只小船上有点灯光，然后又听到近处有人跳水的声音，原来富兰克跳入海里游泳去了，他大声喊道：

“我在水里凉快凉快！”

他们两人本来站在钓鱼台上一起喝着酒，温达看见他穿着衣服就跳进水里，不觉哈哈大笑。富兰克则越游越远，直到看不见为止，而温达一直在台上等着他游回来。最后，总也不见他回来，只得大声喊他的名字：“富兰克·马歇尔！”她声嘶力竭地喊了很久也没把他叫回来。温达逐渐明白过来，富兰克并不是诚心想淹死自己的。那天吃晚饭时他俩还有说有笑的很高兴。吃过晚饭他还给她买了一杯白兰地，这在以前他是从来舍不得的，因为他们在饭馆里吃饭一般都只喝啤酒，白兰地太贵了。

梅听了这个故事，觉得很凄惨。这使她想起最后一次见到爸爸的情景。那次妈妈抢过爸爸的照相机，抽出他的胶卷在上面吐唾沫，他气得抓住妈妈的胳膊，把她推出门外。“你这个了不起的艺术家！”妈妈痛骂道，爸爸听了满脸

的怒气。他的鼻子长得又直又高（梅却象她妈妈的鼻子又短又扁），棕色的头发留得很长，每当他骑摩托车时，他就用一条橡皮圈捆住头发。她的爸爸比妈妈年轻两岁，他在公园里替妈妈照了一次相才跟她认识的；他是一个职业摄影师。

梅开始在一本叫《全国调查》的杂志上读一篇故事，谈到莎菲娅·劳琳如何挽救理查德·贝登的婚姻，上面有一张图片，莎菲娅握着卡洛·帮迪的手微笑着。温达订阅这本杂志，既为故事里的残废孩子们流泪又替他们祈祷。杂志上刊登了一张广告，一元钱可买许多小花草等等，她也响应去买。她说：“我老上当，这些小花草买回来就枯死了。”她对杂志上的故事连载读得十分认真，她大声责备理查德不应当抛弃丽丝，又怪丽丝不该和艾地结婚，而且丽丝也不该和一个推销旧汽车的商人出去玩；她对所有的声称能治癌症的医生都嗤之以鼻。

每天吃过午饭，温达必睡午觉，起来后冲淋浴。洗完以后，浴室里到处是爽身粉——连镜子上也洒了粉。然后坐下来喝两杯柠檬水掺墨西哥酒，最后开始做晚饭。到了下午四点整，王女士便从图书馆下班回家来。梅正在读温达订的《全国调查》杂志。她一页一页地翻阅着翻到保罗·纽曼正在漂满冰块的水中游泳为止。

王女士的全名是王玛莉，她在笔记本的封皮上端正地写了她的名字。

“想一想，我的房子里还住着一位学者！”温达说。温达

本来和梅的妈妈一块上过大学一年级，可是只读了一个学期就停学了。她常和梅的妈妈在背后议论王女士。梅从她们那里得知王玛莉原先和一个中国人结了婚，后来离婚了，现在有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她自己正在读大学专科，准备做个社会福利工作者。

“这样，她便有机会嫁个黑人了，”梅的妈妈有一次对温达说。“我猜那位中国人长得太矮了，对她不合适。”

今天王女士回家比往常早些。她踏上人行道时看见梅便举手打了个“和平”的信号，梅也还了她一个“和平”信号。

“你的母亲来信了没有？”王女士说。

梅耸耸双肩。

“我给儿子写了信，我的丈夫就拆信，”王女士说。“如果你的母亲写信给你，你总可以收到吧。”王女士就在门前的石阶上坐了下来，脱去凉鞋，一面抚摸着两脚。“看电影了吗？”她问。

“寄母老忘了看电影。”

“提醒她，”王女士说。“小宝贝，你如果对妇女都不肯坚持你的要求，将来怎么能对男人坚决呢？”

梅寻思要是王女士做她的妈妈又该多好；如果自己能管住爸爸，又有王女士当妈妈，那简直太美了。可惜爸爸所爱过的女人都是苗条的金发女郎；这也是妈妈经常埋怨的事情。妈妈有一次对爸爸大叫道：“你要逼着我去数念珠吗？”

有时父母之间闹得很凶。她真希望当年他们谈恋爱的时候，自己能在场作证。据说他们俩第一次是在公园里见

面的，她妈妈骑着自行车经过那里，而她爸爸挥手叫她停下来，因为他要替她照张相。她的父亲曾经说过，那天她的妈妈显得特别漂亮——他当时见了就下定决心要和她结婚。

“你是怎样遇到你丈夫的？”梅问王女士。

“我在电梯里遇到的。”

“你和他结婚之前是不是一起出去玩儿了很长时间？”

“大概有一年。”

“那就够长的了。我的父母只出去玩了两个星期。”

“时间长短倒不是最主要的，”王女士叹了一口气。她仔细检查了一下脚上大拇指的一个水泡。

“温达告诉我，不满二十一岁千万别结婚。”

“不能结婚。”

“我敢打赌我是永远不会结婚的。也没有人请我出去玩儿。”

“将来会有人邀请你的，”王女士说。“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请他们出去玩呀。”她接着又说，“小宝贝，现在我如果不邀请他们，我是再也不会会有什么约会的了。”她把凉鞋穿上。

温达打开纱门走了出来。“你喜欢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吗？”她对王女士说。“我只要多放一些鸡块进去就行了。”

“好，我喜欢。你的心眼儿真好，马歇尔夫人。”

“酱焖小鸡块，”温达说着就关上纱门。

厨房餐桌上又是面包屑又是香烟灰。铺的是块塑料台布，上面印着金色的大公鸡。餐桌中央放着一对塑料小母鸡（装的是盐），一只塑料鸡蛋（装胡椒面）。一瓶墨西哥酒和盐罐、胡椒瓶并排摆着。

吃晚饭的时候，梅瞧着温达在分鸡块，一手挥舞着汤匙，心里暗想她到底会不会把汤匙放在盘子里？因为她好像把匙子当乐队指挥棒似的。结果她把汤匙掉在台布上。

“女士们优先，”温达说。

王女士接过菜盆撕了一些鸡肉放在盘子里递给梅。

“好，”温达说，“你住在这里可以安心地躲开你的丈夫，而我呆在这里却难以解愁，因为丈夫没了。梅的母亲又在外边满处乱跑追她的丈夫回家，他呢却忙着替一批嬉皮士女郎照相片。”

温达端过自己的一盘鸡，拿起叉子插在鸡肉上。“我告诉过你吗，王女士？我的丈夫是在海里淹死的。”

“我真的不知道，”王女士说。

“你听了也许会说，振作起来吧等等。”温达咬了一口鸡块。“请你原谅，王女士，”她满嘴塞满鸡肉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希望你吃得很香。”

“很好吃，”王女士说。“多谢你不见外，也同情我的事。”

“去你的吧，”温达说，“我们都是破釜沉舟的人了。”

“你在想什么？”温达对躺在床上的梅说。“你今天很少说话。”

“我能想什么呢？”

“想你的妈妈出去追你的爸爸，就这些事。住在我这里你晚上不哭吧？”

“不哭，”梅说。

温达把手中握着的酒杯转来转去。她站起来走到窗口。

“哈罗，我的薄荷叶，”她对着窗台上的盆景说。“我该摘下你的叶儿吗？”她瞅了一会儿薄荷花又从窗台上拿起酒杯，回到床上。

“如果你到了十六岁，你就可以领到汽车执照，”温达说。“那么当你的妈妈出去追你的爸爸时，你就可以开着汽车追他们两个，这就成了汽车队了。”

温达又点了一支纸烟。“你对你的朋友，王女士了解吗？她和你一样总不爱开口，那就没什么话可谈啦。”

“我们随便谈了谈，”梅说。“她在培育一盆热带鲜梨，她说等长成了就送给我。这会长成一棵树的。”

“你们就谈梨树？我还以为她既然在学社会福利工作，对你总会有好处的。”

温达又把火柴梗扔在地板上。“我希望你，只要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她说。

“为什么我的妈妈老不写信来？她走了已经整整一个星期了。”

温达耸耸肩。“请你问一些我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吧，”她说。

星期四那天梅的母亲来了一封信，写道：

“亲爱的梅，这封信是在一家杂货冷饮铺里写的，我浑身热得着了火似的，不得不停下喝一瓶可口可乐。你的爸爸雷是无处可找的了，所以你该感谢上帝，至少还有我在。

我想最多再跑一天，责任就算尽到了，我便回到你的身边来。别为这事生气。反正我是自己开着汽车跑的。好吧！爱你的，妈妈。”

晚饭后，梅坐在阳台上重读一遍妈妈的来信。她母亲的信一向是很简短的，而且喜欢用大号方体字签上“妈妈”两个字，来填补下半截空白的信纸。

这时王女士从屋里出来，一身西方打扮——牛仔裤加爱斯基摩人的皮上衣。她准备回图书馆去看书，她说着便在石阶上坐下来，紧挨着梅。

“你瞧！”王女士说。“我告诉过你会写信给你的。可是遇到我的丈夫他便把信撕了。”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你的儿子呢？”梅问道。

“他把电话号码改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上门去看你的儿子呢？”

“也许可以。但是他们使我很不愉快。满屋子黄色杂志，都是他的父亲带回家的。又是牛肉汉堡包又是垃圾。”

“你留着他的照片吗？”

王女士取出一只皮夹，里面有一张套着塑料面的照片。上面是一个中国男人坐在小船上，旁边有一个棕色头发的男孩子微笑着。那个男人也在笑，可是照片纸上一只眼睛已经被戳破。

“我的丈夫常常在厨房里跳绳，”王女士说。“这不是跟你开玩笑。他说跳绳是为了使他的肌肉更结实。”

“我在厨房里做早饭，他在旁边跳绳和喘气。简直想返老还童！”

梅听了哈哈大笑。

“等你结了婚就明白了，”王女士说。

温达走出来推开纱门又关上了。她自从两天前和王女士谈了一次话之后一直在躲着她。那天王女士正要出去上课，温达站在门口对她说，“为什么要上课进学校？他们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譬如我的丈夫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餐之后偏偏要在海里淹死，这是什么道理？就是没有答案。这便是我反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道理。这不能算是个人问题吧。”

温达又在喝酒了。她一手提着酒瓶子，一手拿着玻璃杯。

“为什么把我和妇女运动混为一谈，马歇尔夫人？”王女士问她。

“你不是抛弃了一位十分出色的丈夫和儿子，对吗？”

“我的丈夫整夜不回家，我的儿子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你的儿子不关心你？男人们都出了什么毛病？他们变得越来越古怪，不管是政治家还是送货上门的小伙子。今天替我送货来家的那个小伙子我觉得他简直太可耻了。这个社会是怎么啦？”

温达说话就爱半截忽然停下，悬着一个问号没有下文便走开了。这种方式最使梅的爸爸恼火，温达的一举一动都使他讨厌。梅只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接近温达，可是她又同意爸爸的看法。温达是个好心人，可她一点也不懂得生活的乐趣。

这回温达走出来坐在阳台上。她拣起那本《全国调查》杂志。“换一位医生，便换一种治疗，”温达说完就叹气。

梅没有顾得上听温达说的话，她正在注意一辆白顶黑底的卡特拉克牌汽车疾驶而来。这辆黑色的小轿车很象是她爸爸的朋友格斯和他的妻子苏茄的那辆卡特拉克车。后座里坐着一个女人，汽车驶近屋前时逐渐放慢速度，然后又疾驶而去。梅在摇椅上探着身子瞅着汽车。那个女人不象是苏茄。梅又靠着摇椅背坐定了。

“月亮里的人，讲神话，治不了癌症，”温达说。“月中人倒是能治地球上的牛肉，愈煮愈老。晚上你看见我把那块牛肉放在平底锅里。怎么煎也不行，你能吃吗？”

她们俩人默默地摆动着摇椅。过了几分钟那辆黑色汽车又慢慢地驶近门前，车窗打开着，里面放出很响亮的音乐声。汽车忽然在温达的门口停了下来。梅的父亲跳下车来。没错，是梅的爸爸，穿着短裤，胸前挂着的那架照相机跟着脚步在跳动。

“老天爷出了什么事啦？”温达看到梅奔向她的爸爸而去。

“你见鬼了，上这儿来干什么？”温达大声喊道。

梅的父亲笑嘻嘻地一手拿着一罐啤酒，一手搂着梅，是不能把她抱起来。梅从爸爸的胳膊上边看过去，认出那个女人就是苏茄。

“你不能随便把她带走！”温达说。“你没有权利使我为难。”

“哈，温达，你明白这个世界把垃圾都推到你这里来

了，”雷说。“你也很明白我完全有权利叫你为难！”

“你喝醉啦，”温达说。“出了什么事情？汽车里坐的是谁？”

“多么叫你为难呀，温达，”雷说。“我就站在你面前，我喝醉了，我要把梅带走。”

“爸爸——你是上科罗拉多去了吗？”梅问。“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科罗拉多吗？”

“科罗拉多？我哪里有钱到西部去，甜心儿。我呆在格斯和苏茄的海边住所里，不过格斯走了，现在苏茄和我一起来接你去。”

“她不能跟着你去，”温达说。温达显得满脸怒气。

“哦，温达，我们非打一场不行吗？我真的该抱着她逃跑吗？”

他一把抱住梅，趁温达还来不及行动之前，已经把梅塞进汽车。车门打开着，音乐声特别的响。

梅被推进车内倒在苏茄的身上。

“苏茄，快让个地方，”雷说。“把车门锁上，快锁上门！”

苏茄急忙俯身从方向盘后面，把车门拉紧，又把窗子都闭死了。等到温达下台阶跑到车门前，梅的父亲已经把车门锁住，在窗玻璃后面做了个鬼脸。

“可怜的温达呀！”他通过玻璃喊道。“这太叫你为难了吧，温达！”

“放她出来！把她还给我！”温达大喊大叫。

“温达，”他说，“让我给你这个！”他嘟起嘴向温达飞过去一个吻，苏茄见了哈哈大笑，就靠着座背坐定了。